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三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五

起開隆執徐盡彊
圉協洽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十年春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永平諸府及宣府
大同遼東皆同日地震壬辰勅諭廷臣曰朕仰惟祖宗
丕緒夙夜兢惕圖治未遑邇者地震京師天戒至矣齋
心滌慮省愆修德爾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職者得毋有
竊位苟祿以召災咎者乎自今宜痛自懲艾以毗朕志
于時御史徐鏞何琬請暫免慶成宴以法古者減膳徹

懸之意上以其妄議變制下錦衣衛獄訊之已竝謫知

縣政異是年正月己丑朔庚寅初二日見三編目中惟憲章錄書于是月己丑朔且有星變二申錄則己丑

星變庚寅地震今按星變在明年正月朔是年元朔星變明史志傳中皆無所見今從正史明史稿書地震於

壬辰者据下詔以災異減貢獻飭備邊罷營造理冤

獄寬銀課工役馬價卹大同陣亡士卒 丁酉大祀南

郊 是月太監尙銘有罪銘既傾汪直益擅權勢鬻爵

市官恣爲奸利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

已上尋覺之杖之百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

數日不絕初銘以附直得領東廠其黨李榮蕭敬援之

入司禮監銘既貶而榮敬猶用事于是都給事中王瑞

上言二人者昔黨汪直壞事于前繼黨尙銘壞事于後
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京師之人皆曰直開西廠
兆以黑胄之變銘入司禮應以地震之灾若非宸衷內
斷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今榮敬尙在竊
恐汪直尙銘之禍未艾也乞竝加貶斥以絕根株則宗
社生靈幸甚疏入上竟置榮敬不問而以太監陳準代
銘督東廠準爲人謹愿旣蒞事誠諸校尉曰有大逆告
我非此則有司之事若勿預也自是都人稍稍安之
二月命戶部尙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
府軍務兼理糧餉尋加太子太保 小王子寇大同

三月庚寅賜李旻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酉以定

西侯蔣琬充總兵官會余子俊備寇大同宣府太監張

善監督軍務

預墨明史本紀琬會余子俊備大同證之諸書蓋先命子俊後命蔣琬故七卿表亦

書子俊督大同于二月今分書之

是月以大理少卿侶鍾爲右副都

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侍

郎盛暉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寇入大同廷議遣大

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至則巡撫其地山東自牟

俸後不設巡撫者十年至是歲旱饑盜起廷議復遣大

臣往撫之遂以命暉下車禱雨大澍槁禾復蘇條荒

政數十事下所司修舉暉前令束鹿以縣多豪家徭役

不均乃立爲九則法豪家皆奉法惟謹及撫東省頒九則于諸府行之盜不禁而戢一處士餘干胡居仁卒居仁性行淳篤聞吳與弼講學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遂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日眾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又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世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于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鶩于空虛與溺于功利者均失之其患有二一在所見

不真一在工夫間斷時以爲篤論居平不求仕進聞修一室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于正者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厯十三年追謚文敬

夏四月戊午錄囚 是月增設山西副使僉事各二員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殷劇請增設監司督理糧餉乃舉南陽知府雍泰成都知府毛松齡授爲山西副使慶陽同知李葵鄜州知州周甯授爲山西僉事 五月甲午再錄囚減死罪以下 甲寅山西代州地凡七震 是月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至是凡三至遼東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

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 改王恕仍爲南

京兵部尙書參贊軍務時錢能仍守備南京語人曰王

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

政罷文升巡撫

遼東恕改南京兵部据明史本傳皆在是年憲章錄系之五月今從之

逮大同失機之

許甯郭鍾蔡新俱下獄巡按程春震發之也法司會鞠

以甯等輕率致敗降指揮同知閒住鏜降六官新以初

任降三官 六月庚午設雲南孟密安撫司先是曩罕

弄之役遣程宗蘇詮往勘而曩罕弄貳于木邦畏鄰境

不平潛使人從間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且重賂閣臣萬

安請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雲南布政司下

內閣議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故隸木邦今叛而請命于朝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爲但命守臣嚴邊備而敕鄰境土官合兵蹙之彼奚能爲事遂寢及宗率詮往詮受曩罕弄子思柄金導宗迎安風旨示意曩罕弄復遣人入貢如前請會雲南巡撫吳誠卒于官卽令宗代下其事于宗議可否宗遂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別立安撫司因命思柄爲孟密安撫使干事爲便從之孟密地有寶井恣行賄遺而木邦兵力積弱不能報思

柄恃有朝命益肆侵奪先後占踞木邦地凡二十七所

自是諸部擾攘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己卯免陝西延

安等處被災稅糧六十萬有奇又免南畿江北等府被

災稅糧

發異明史稿是月己卯免陝西被災稅糧明史

但書六月無日又同月免南畿被災稅糧證之

明書蓋南直隸江北諸府也今統系之六月下 是月改都察院右都御史李

裕爲南京都御史裕承戴縉之後欲振臺綱諸不悅者

咸謗之至是上亦厭其紛擾遂有是命召朱英爲右都

御史 秋七月庚寅以陝西旱命停歲辦物料 八月

壬申太白歲星同晝見

攷黑三編書于八月其日

今見明史天文志今據之 九 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戊子陝西山西旱大饑人相食

山西巡撫葉淇請發帑金三萬振山西是年夏秋間山東湖廣河南及畿南江北各省災傷疊告遣大臣分道振之竝免稅糧不足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令輸粟給牒濟山陝饑

攷墨各省災傷三編統系之六月下明史本紀書之是秋今仍据明史稿分書

之

是月北寇伊斯瑪音等復入居河套 冬十月丁

巳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都督府經歷張黻于獄時歲大饑僧繼曉方以左道擅寵先後賜美姝十餘人金寶不可勝紀又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帑數十萬于是俊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臻京師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監戒之昭莫此爲甚陝西山西

河南頻年饑饉人民流離道殣相望振濟無從可爲流涕而僧繼曉以妖言熒惑聖聽遂竭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當斬繼曉以謝天下然縱繼曉之惡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名乾沒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尙銘不足多所在騷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芳與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罪不言以誤陛下疏入上大怒下俊錦衣獄拷訊蔽上疏論救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灾旱軍民愁苦萬

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爲戒豈朝廷之福哉上怒黻回護竝下之獄欲誅二人司禮監懷恩力爭上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上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上怒亦漸解命各杖三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 癸酉罷雲南元江諸府銀坑 是月以倉場侍郎殷謙爲戶部尚書仍兼倉場事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聞林

俊張黻先後得罪復上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
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
十萬此外也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
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于法人
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疏入留
中先是懷恩諷兵尙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
見恕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中旨進吏部尙書
尹旻爲太子太傅舊制凡加大臣保傅皆賜敕授而旻
獨以傳奉得之又與丁憂之中書杜昌同日受命皆前
此所未有也 陝西之饑待振孔急有陝西人南京戶

部主事張倫以事至京師因陳餽運事宜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撥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倉糧十萬石運至澠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等處五萬石給平陽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振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下所司議行竝令倫督運 封哈商爲忠順王哈商貪殘國人失望 十二月辛未免山西被災夏稅乙亥免河南被災稅糧凡共三十八萬有奇 是冬余子俊還朝 是歲大學士萬安等言漕運多取給

于江南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障
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宿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
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甯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
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浚亦多淤塞以致
河流淺澀運道稽遲請敕工部重臣自通州至淮揚會
山東河南撫按相度經理從之敕工部侍郎杜謙率郎
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役致異事見明史河渠志
杜謙之往在明年憲章
錄系之是年據朝
議之始也今從之初占城遣使請封其使者具言古
來寶王弟其王病死非弑惟提婆苦不知何許人乃命
使臣暫往廣東俟提婆苦使至審誠僞處之使臣候命

經年提婆苦使者不至乃令還國仍敕古來諭提婆苦
使納原降國王印宥其受僞封之罪仍爲頭目提婆苦
不受命乃遣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冊封古來爲占
城國王孟暘等言安南構兵不已提婆苦又竊據占城
邊地稍或不慎反損國威宜令來使傳諭古來使詣廣
東受封古來乃自老撾挈家赴岩州孟暘等竣封而還
古來又欲躬詣闕廷奏安南罪許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
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
震按異星變在是年正月之朔甲申也明史稿書丙戌
者据下詔之日自庚寅以下類記發帑金及分遣大

臣振饑事明史皆各有
日分今据紀中分書之

丙戌詔羣臣極言時政庚寅
赦天下詔行寬恤之政諭曰往者灾沴迭興天時亢旱
歲竟不登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山西陝西尤劇至
有棄恒產家室不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朕博采羣
議發內帑倉儲救所司多方振濟期此矜人咸歸樂土
不意歲首星變有聲朕愈兢惕載敕廷臣備陳時政得
失采納而行方春時和祇承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
乙未大祀南郊 乙巳遣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
何喬新僉都御史賈俊以帑金二十五萬振山西陝西
河南饑喬新奉使山西所全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

四萬戶 是月廷臣以星變各應詔上封事吏部尙書尹旻戶部尙書余子俊都御史朱英等皆條陳政事而於傳奉官論者尤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同官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于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叅六七輩分布藩郡總領邊疆援引憊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賄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償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

紀奉使于外者悉爲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負緣內臣則不得進非依倚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賈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尙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尙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尙書張瑩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尙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宮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

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奸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汚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無甯工京營將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民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爲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

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
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
暫假造寺貲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
可回矣疏人上優詔荅之一時先後陳言者兩京諸臣
則給事中盧瑀秦昇章祝御史汪奎員外郎崔陞彭綱
主事張吉蘇章周軫李旦中書舍人丁璣等言尤剴直
大都爲李孜省僧繼曉及傳奉之冗濫而發上時遇天
變方懼乃降孜省上林丞繼曉先爲林俊所論目知清
議不容乞空名度牒五百道歸養其母許之至是亦革
國師黜爲民傳奉官以次斥罷而林俊張敞得免謫授

南京散官一時朝野稱快然是時瑀等所言因中官方士之等浸及官闈上銜之因密諭吏部尹旻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于是自瑀以下相繼貶斥後亦尋調外惟陞章應遷以部臣遲奏得免奎尋以糾儀稍緩廷杖謫夔州通判而致省常恩等寵卒不替云 星變之言事也一時在外大臣則彭韶方以副都御史巡撫應天上言彗星示災見于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于適后褒寵其家

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
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
之道未終也四方填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
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竝加師保監寺兼領崇
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與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
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南
京兵部尙書王恕亦言近者林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
亦已遣歸惟是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而被謫
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請敕吏部通查
數年以來因言事而降調閒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

無隱及敕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巧伎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藏匿者竝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和氣交應矣上得疏皆

不憚而詔時方召爲大理卿遂停其擢

陝西星變言事諸臣悉据三編

目中書之而所指爲言尤剴直之盧瑀等卽下文所云書六十人姓名于屏者是也据憲章錄法傳錄言一時言者浸及官閣祕密事蓋指萬貴妃也帝以其干涉貴妃遂密書其姓名而斥逐之彭韶一疏明斥貴妃是以上不憚而停其內召

二月己未吏部奏放免傳奉官

今据明史詔傳增入

凡五百六十餘人上爲留六十七人餘皆斥罷時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上許之敏謁司禮監懷恩恩大罵曰星變專爲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爲汝

壤天雷行擊汝矣敏遂愧恨死 壬申泰安地震 丁丑免陝西被災夏稅 是月復命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總督軍務初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綏邊牆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及復出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而是時巡撫宣府李岳等以連歲兵荒軍民罷困今東作方興驟以修邊爲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俟豐年兵部尙書張鵬等謂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以明年四月卽工然是時公私耗敝驟興

太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于邊臣而已不親其事

由是謗議紛起

張璠據明史子俊傳總督宣大軍務在去年二月其冬還朝是年復奉行邊之

命因有請築宣大邊牆之議據此則子俊去冬還朝今春復出而以議修邊與廷臣議不合謗議之起實始于此今參憲章錄及子俊本傳書之爲是

冬改填大同及明年被劾致仕張本

三月壬午朔

泰安又震聲如雷泰山動搖丙戌復震 庚寅開納米

例振河南饑 癸巳乙未泰安相繼震庚子又震是時

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爲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林俊之

下獄也上亦疑芳等一日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

謂芳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

靈宮及諸祠爲萬歲祈福耳上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

人將罪汝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上廢太子而立邵賢
妃之子上爲之動召司禮監懷恩徵示其意恩免冠叩
頭曰奴死不敢承命甯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
也伏哭不起上怒謫鳳陽守陵次及覃昌昌曰以恩力
猶不能回天況昌乎會泰山屢震占者謂應在東宮上
懼事得寢預異易太子事見明史萬貴妃及懷恩傳恩
之斥居鳳陽三編亦據之惟明書記其伏地
痛哭之語此野史之可信者蓋恩非強諫不
至上寢其事而仍斥居鳳陽也今據晉之夏四月

戊午以泰山屢震遣官祭告于東嶽之神 壬戌轉江

南漕運四十萬石振陝西饑 戊辰錄囚 甲戌免南

畿山東被災稅糧凡五十七萬有奇

預異明史本紀書免稅糧于是月今

日分擇
明史稿

是月以庶永韶爲禮部侍郎永韶故爲御史

以言事謫知縣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
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爲御史有直聲及是
乃以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爲祥是時陝西
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
誠國家無疆之福上甚悅中旨擢是職仍掌監事未幾
坐厯多譌字落職歸 閏月兵部尙書張鵬罷鵬初爲
御史抗直負重名後厯中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閣
臣萬安劉吉陰附之鵬不能有所匡救是春星變鵬偕
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毋

濫授四方填守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
廷臣亦交請之下兵部覆覈而鵬畏中官卒不敢堅其
議遂盡留之時論皆咎鵬奸民章瑾獻寶石求爲錦衣
衛鎮撫懷恩不可鵬知上意屬瑾卽推用焉故臺諫劾
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敕給驛歸 五月

壬戌京師地震

夜間三編日中書云是月十三日夜

丙子振京師饑民

是月左遷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楊繼宗爲雲南副
使繼宗撫順天按行關塞武備大飭會星變應詔陳言
厯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
益爲權貴所嫉治中陳翼訐其過諸權貴因中之遂左

遷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廣東布政使陳選以時方減省貢獻持詔書爭之上命予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使臣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撒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師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刺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上納其言而眷憾選益甚攷墨三編系選卒于二十二年九月據其在道卒之年月也證之明史選傳事發于二十一年是年因星變減省貢獻與傳中書二十一年韋眷添辦方物之語合今據憲章錄書于是六月辛巳令武臣納粟襲軍職時廷臣條時政月下闕失多以官爵太濫爲言詔下兩京部臣覈實澄汰至

是南京兵部覈武職之冒濫者具名以聞率多內臣厮
養乃寢前詔令援納粟事例任如故 癸未詔盛暑祁
寒朝臣所奏毋得過五事以星變陳言惡紛擾也 秋
七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卒英入掌院事尋加太子
少保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節旦獻馬填守中官武
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咒左道之人當寘
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
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
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
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

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卒
贈太子太保正德中追謚恭簡英既卒以副都御史屠
滯爲右都御史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是月以萬
通家人徐達爲指揮僉事予世襲通少業賈以萬貴妃
弟驎貴貪黷驕橫刑科給事中馬中錫再疏劾之再被
杖後遂無敢言者日命家人牟利四方達以善居奇爲
通所喜因得官百戶通沒上眷通不已庶子方二歲養
子方四歲俱授官而達亦以此擢四品秩竝傳襲不替
達嘗奏請兩淮鹽引三萬時上已漸惡乞鹽之擾猶命
立予之其荷恩寵如此初通父貴性醕謹見子姓皆得

官每憂形于色曰吾家德不勝福何以堪之諸子或屑越賜物輒戒曰縣官所賜皆著籍它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竊笑以爲迂自貫卒後通與其兄喜弟達等遂日驕橫其家憑倚恩眷聲勢烜赫矣

及黑萬通家
人世襲事諸

書皆不載三編據實
錄系之八月今從之

九月甲子劉珣致仕去時閣部

大臣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珣及尹旻王越又黨于北人顧珣性疎直自以官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珣于上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珣密疏諫上皆不悅珣又素薄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珣未有以發也會汪直寵衰安偵

知西廠可罷邀珦同奏珦懲商輅前事且見言官方交
章請罷因辭不預及疏上上頗訝無珦名安陰使人計
珦與直有連會珦子鉉邀妓狎飲安又使人爲劉公子
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上大怒欲罷珦遣中官
覃昌召安吉赴西角門出上手封書一畱示之安等佯
驚救次日珦具疏乞休令馳驛賜月廩金幣甚厚其實
排珦使去者安吉二人謀也攷異按弇州攷談謂萬安
劉吉力救珦然二人實合
策逐珦者也明史傳中本之若明人國史則有珦言西
廠事有何不公道及安言公不欲吾當自爲之弇州以
爲誣史蓋以憲宗實錄修自劉吉故也至傳旨謂珦貪
財好色及納王越賄等事皆不可信諸書多載之明史
傳中刪之是也惟珦不預罷西廠事而以爲汪
直寵尙未衰此似亦實錄中鉉鍊語今並刪之維時內

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珙稍優顧喜談論人目爲狂躁
珙既倉卒引退而安吉之黨如彭華尹直者相繼入內
閣于是安吉之寵乃益固 冬十月免山東山西陝西
河南四川被災稅糧凡合二百五十五萬有奇 是月
復李孜省左通政鄧常恩太常卿 十一月丙辰太白
晝見 丙寅京師地震 韋眷之通番也番禺知縣高
瑤沒其賂貲鉅萬陳選移檄獎之且聞于朝至是眷誣
奏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
史徐同愛往勘之又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皆畏眷
勢不敢發未幾選與瑤俱坐罪 是月召馬文升爲兵

部尙書文升撫遼之踰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請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至是召掌兵部時李孜省方怙寵文升入朝頗惡其爲人而孜省亦深嫉文升不相容 十二月甲申以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當是時朝多秕政四方災傷日告上崇信道教李孜省鄧常恩方進用安因華潛與結藉以排異己一時諸大臣相繼被逐而華遂由詹事提侍郎入閣華深刻多智數善陰伺人短與安孜省比一時人皆惡而畏之尋又晉劉吉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甲午振南畿饑 是冬小王子犯

蘭州莊浪鎮番涼州 是歲星變南京兵部尙書陳俊
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剴切上亦多采納而權倖
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致仕去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乙丑免河南被災
秋糧 是月寇犯臨洮 二月庚辰免畿南六府及湖
廣被災秋糧 余子俊築宣大邊牆未成遽以去冬疏
請還朝上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于是中官
韋敬謫之于上謂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其以私恩
怨易置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爲之白時勤方以巡撫
陝西內召力言子俊築邊牆實一勞永逸之舉上怒讓

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子俊中朝多欲傾之者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是月謙等還奏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雖無私然用官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

攷異

諸書記子俊事有系之去年者有系之今年者證之明史本傳子俊改撫大同在去年冬請還朝之時

時上已入黃語因中官韋敬之讒復命杜謙往勘來往數月故傳中于其致仕下特書云時二十二年二月也證之憲章錄亦同今

據其致仕年月書之

三月小王子復犯開原 夏四

月戊寅錄囚

乙未清畿內勲戚莊田

是月封金闕

王闕二眞君爲上帝命大學士萬安祭于靈濟宮

攷異祭二

闕眞君憲章錄系之是年四月證之明史萬安傳正李孜省等構逐朝臣之時今據之

奪尹旻

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旻掌銓衡最久而與閣臣萬安不協安屢欲去之以劉珣與旻同鄉相厚數爲所沮及珣罷歸安欲援尹直入閣而直與旻尤有怨安與直因彭華謀之李孜省遂構尹龍之獄龍旻子也先是旻有鄉人武選郎鄒襲者以司吏樊忠韓錫盜敕事發坐防範不謹調外襲素與龍及侍讀焦芳善因謀爲指揮張旺等一百二十三人保留襲疏上之下吏部議旻曰此公論也乞復襲官時上已疑旻有私于襲問曰爾何繇知爲公論然猶勉從旻議不深詰也未幾東廠緝事者發襲等交通狀旻自伏罪上責其徇情妄奏遂有是貶

又未幾而龍諸陰事竝發矣又黑尹旻子龍事諸書多系之五月据龍下獄之月

日也證之三編實載憲宗實錄言旻先因鄒襲交通事奪一秩而特書云時二十二年四月也下文云甫踰

月而厥校又發龍納賄事乃下龍獄命旻以尙書致仕諸書所載但言發龍諸陰事而不及鄒襲交通一獄又

但言革旻太子少保而漏脫前月旻落太子太傅事由未見實錄耳惟明史七卿表于尹旻下注云四月奪太

子太傅授太子少保五月劾免與三編所載實錄同今分書之茲据實錄書其子龍下獄之本末

五

月東廠復發尹龍交通官吏納賄狀萬安彭華等又噉

給事中張雄劉清劉旻御史陳孜等交章劾龍竝及旻

上宥旻而下龍錦衣衛獄詔法司會鞫于午門通判王

範經歷張璫竝以賂龍得官逮訊詞連郎中劉紳員外

郎董甯同知朱紳副使謝顯王錦馮蘭六人獄上命旻

以尙書致仕龍削籍範等謫有差侍郎耿裕黎澹以阿
默停祿三月而焦芳坐爲襲草保留疏謫同知于是御
史呂璋等復劾侍郎侶鍾泰紘大理寺丞劉繼寺副蘇
泰太僕寺卿張海順天府丞黃傑洗馬羅璟給事中馬
龍御史劉璧于璧高輔張胤編修王敕員外郎楊榮袁
鵬皆以山東人坐旻黨或調或降云改異尹龍一獄之本末悉據三編所載明實錄書之惟憲章錄載張雄等原疏又有知縣孫盛送銀三百兩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兩實錄何以不及而詞連之劉紳董南等六人憲章錄亦不及也今據實錄增入之六月乙亥敕羣臣
修舉職業及歷明史稿敕羣臣修省按是年無灾荒事明史作修舉職業爲是蓋是時尹旻等事發以此救戒也乙酉免南畿陝西被災稅糧甲午諭
今據明史

法司慎刑 是月戶部尙書殷謙致仕 秋七月小王

子犯甘州指揮姚英等死之 故致仕少保謹身殿大

學士商輅卒輅再入閣前後預機務二十一年家居十

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平粹沈重寬厚有容

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可奪旣謝政劉吉過訪邸第見

其子孫林立嘆曰吾與公同事厯年未嘗見公筆下妄

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

人耳 八月謫江西巡撫閔珪爲廣西按察使江西南

贛諸郡多盜率獻貲強宗投爲僕事發輒倚庇拒有司

捕珪請連坐其主以清盜源法司議從之而尹直謝一

夔卽王一夔見前卷

皆江西人怒珪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

以不能弭盜遂被謫孜省亦江西人也珪被謫命下一

夔喜謂人曰珪之謬也非吾則孜省密啟上前吾鄉縉

紳尙得高枕乎人乃知珪之左降孜省爲之也珪撫江

西以風力聞故江西人官于京師者皆忌之時尹直比

孜省以傾尹旻父子又構珪及羅璟馬文升楊守隨等

一時物論喧騰朝野側目

孜省三編書閔珪鄭時二人左降于是年八月證之諸書

及明史列傳時謫貴州叅政在成化十九年冬罷傳奉

官十二人之前言時首劾中官梁芳謫貴州叅政陝人

哭送如失父母上頗悔悟尋因王瑞之言乃罷傳奉官

十二人據此則時之左降與閔珪相差三年疑三編牽

連拉記而目中所云斥尙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者仍是

十九年事今據明史鄭時王瑞諸人傳但書閔珪左降

事而仍系時謫貴
州于十九年下

是月以吏部侍郎耿裕爲本部尙

書改工部尙書劉昭于戶部以李裕爲工部尙書代昭

御史姜昂偕同官劾李孜省罪上怒其妄言命杖之

午門外 九月丁卯以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

士入閣預機務直躁于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前爲侍

讀學士覬擢禮部侍郎而尙書尹旻不欲薦直直竟以

中旨得之翌日遇旻于朝舉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

心者由是兩人益交惡直尋以憂去服闋起南京吏部

侍郎就改禮部凡在南部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

安謀內召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皆畏直幸其在南卒

倚安及李孜省力召爲兵部侍郎益比孜省與彭華共

傾軋以洩怨至是復由中旨改戶部入閣時論鄙之

是月免河南廣東被災稅糧

汲異明史稿但書是月乙巳免河南被災稅糧今據

明史本紀

罷南京兵部尙書王恕改馬文升爲南京

兵部尙書恕以論救林俊張黻侃侃論列無所避先後

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

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或又曰

公疏且至矣已而果然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

王恕于是貴近側目上亦浸厭苦之是時傳奉官前罷

者復貪緣干進恕言政令不宜數改語尤激切遂忤旨

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致仕忽附批曰王恕老劣矣亦令致仕而文升爲攷省所譖遂出以代恕一舉而閒廢兩名臣朝野大駭工部主事王純疏請留恕比之漢汲黯以爲無愧古社稷臣上怒純出位妄言命杖之尋謫貴州推官改都御史屠滸于南京召劉敷代之明年任不久尋罷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先是勘使李行等至粵中官韋眷以選及高瑤貪墨無跡賄選所黜吏張襲令誣證襲堅不從拷掠無異詞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于是選及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選行至南昌疾作行等阻其醫藥竟卒

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爲治喪斂之娶痛選死乃上書
曰竊見故罪人選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
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勸以激貪
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徐同愛法勢養奸致
眷橫行胸臆穢醜清流勘官李行頤指煅煉竟無主證
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
嗽以厚賂臣雖胥役敢昧素心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
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隕身阻
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屏
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不忍忠良銜屈而爲聖

朝累也不報選以天順間進士巡按江西斥貪殘吏上
卽位之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
獨長揖久之進按察使重囚多所平反決遣輕繫數百
人囹圄爲空治尙簡易獨于賊吏無所假在粵數年卒
以發奸及難瑤卽前請復景帝年號者以訓導遷知縣
至是同被逮竟謫戍永州釋還卒 遣刑部侍郎何喬
新往四川勘播州土司之獄也初巡撫張瓚設安甯宣
撫以授楊輝庶長子友爲使而友忤其弟愛嗣輝宜慰
職欲害之輝旣沒友與長官張淵謀刺愛不果遂誣奏
愛居處器用僭擬朝廷又通唐府密書往來私習兵法

天文謀不軌事喬新奉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
餘年諸蠻服從久矣厯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
今但宣二人而質真偽無令驚疑上是之及至盡得其
始末白愛誣而奪友官遷保甯驍管斬張淵播州遂安
冬十月乙亥錄囚 是月內閣萬安晉少傅兼太子
太師劉吉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華晉禮部尙書太子
少保尹直晉兵部尙書太子少保 改耿裕爲南京禮
部尙書李裕代爲吏部尙書謝一夔代裕爲工部尙書
耿裕以持正不爲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方用事欲引其
鄉人爲援會李裕自南都御史赴都考績留爲工部尙

書至是遂以代裕而一夔之擢亦攷省主之也李裕與一夔皆有時望至是以攷省故名頓損 刑部尙書張瑄以憂去進刑部侍郎杜銘爲尙書代之 十一月癸丑占城王古來來奔先是古來爲安南所逼欲來求援朝議欲遣大臣兩解之未行而兩廣總督宋旻之奏至十二月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戶部尙書劉昭罷昭尹旻黨也旻子龍交通事發詞連昭子紳于是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黃緣陞官上勿問至是昭子綺以納粟授錦衣千戶復黃緣遷官事覺科道復交章劾昭乃奪太子少保令

致仕去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辛亥貴妃萬氏薨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佞倖錢能覃勤汪直梁芳

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

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

官性嫉妬掖廷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薨上

輟朝七日謚曰恭肅

致異據明史后妃傳妃以暴疾薨而憲章錄則云是日慶成宴罷上

還宮忽報妃卒凡云暴卒者皆不良于死傳中加一疾字是貴妃之薨亦一疑案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其爲

謀易東宮憤事不成它日恐受魚肉之禍因自經耳今據正史

已已免陝西湖廣被

災稅糧

是月遣南京右都御史屠滸護送占城國王

古來歸國竝傳檄安南宣示禍福瀟至廣東募健卒二千八駕海艘二十至占城安南以瀟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來乃得入

攷異據明史占城傳言古來欲躬詣闕議遣大臣往乃命屠瀟云云是古來但有躬詣闕廷之請竝未自至而本紀記其來奔于去年十一月癸丑意

波時古來已至廣東而宋旻以來奔上聞故史據寶錄書之今分書仍據明史紀傳

應天府丞

楊守隨以母憂起復至京師初守隨劾李孜省改上林監副孜省銜之至是吏部以無缺議添註不許命除外

任遂謫南甯知府 召余子俊復爲兵部尙書子俊致

仕去上徐愔其無罪會馬文升改南遂召代之尋加太

子太保 以李敏爲戶部尙書代劉昭也是時敏督漕

運召拜之敏昔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竝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 二月乙酉命副都御史邊鏞通政司參議田景賢巡視大同諸邊以備北寇 是月以李孜省爲禮部右侍郎初孜省復用益作威福旣構尹旻父子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尙書李裕禮部侍郎

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探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所喜者則拔之通顯所怒者則構之貶斥至是進官仍掌通政司如故一時佞倖竊權寵者無與侔比

三月丁未彭華得風疾致仕去華以賄致省得擢時人

爲之語曰八百憲台升李裕三千館閣薦彭華

致異華得風疾

去見明史萬安傳八百三千二語据三編質實言華之卒孝宗實錄載此二語今于華致仕下增入

三編發明曰明季門戶之習爲一代深錮之患然當成化以前未有顯然援結庇其鄉里連及閩省者也

自李孜省擅寵薦引鄉人彭華入閣復假邪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進厥後孜省既敗焦芳用事銜孜省輩之黜已遂減江西解額且榜禁之使不得選朝官譽北詆南相尋報復黨禍之結自此始矣夫人臣植黨樹援未有不害于而國者然多以學術意氣私相矜許久之乃成角立之勢若孜省者一佞倖小人習五雷道法迎合憲宗意旨與奸僧繼曉竊取尊顯偶假扶鸞仙鬼之伎遂開朋黨比附之門使朝局爲之一變可不慎歟

丁巳賜費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亥免山東被

灾稅糧 夏四月乙亥免浙江被災秋糧 庚辰錄囚

丙戌上周太后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

据后妃傳在是年四月明書 五月乙卯旱遣使分禱 据詔書系之丙戌今從之

天下山川丙辰敕羣臣修省 是月工部尙書謝一夔

卒先是僧繼曉請建大永昌寺未成而去梁芳輩復請

興工一變前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因使督建永昌

寺以難之一變遂憤懣得疾卒 攷異一變卽王得仁子本姓謝已見前憲章錄

以閔珪之謫乃尹直所爲而鄉人有忌一變者因入之

憲宗實錄中然一變江西人其因李孜省以進蓋亦不能爲之諱也今 朶顏三衛數爲韃靼所窘去年有韃

靼別部那孩擁三衛衆入大甯金山涉老河攻殺三衛

頭目巴延等掠去人畜以萬計是月三衛攜老弱走避

邊塞守臣劉潺以聞詔予芻糧令于近邊地駐牧

致異韃靼

別部侵三衛据明史韃靼傳事在二十二年此据其避

入邊塞依本紀書之明史稿書于六月已巳今從明史

六月已丑免陝西南畿被災秋糧

致異明史無日此据明史稿又稿中

無陝西据憲章錄是月以災傷免陝西西安

是月以

等府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與明史合賈俊爲工部尙書俊歷工部左右侍郎時專重進士舉

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秋七月戊申封皇

子五人爲王祐杭興王祐榆岐王祐檣益王祐禪衡王

祐榘雍王皆以年幼不之國

三編

御批曰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橫行至于後官有娠盡遭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證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尙不可勝計其生不爲不蕃萬妃果妬毒豈能聽貫魚及衆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飾爲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

滋訛于成化間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是月萬安進少師 八月庚辰上不豫甲申命皇太子視事于文華殿戊子大漸已丑帝崩遺詔皇太子卽位諭文武羣臣帝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雪于謙冤抑黎渫而召商輅恢恢乎有人君之度矣顧以寵萬貴妃中官乘之以進遂任汪直開西廠至于季年章輿梁芳擅寵于內李孜省僧繼曉通賂于外婦寺之禍遂與之終始云 九月壬寅太子卽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爲宏治元年 丙午太白晝見

丁未斥諸佞倖李孜省及太監梁芳外戚萬喜等時六科十三道交章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王芝等皆戍陝西邊 乙卯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純皇帝廟號憲宗 是月御史曹璘上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經杖履送至大明門外竝率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于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上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 冬十月丁卯朔汰傳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蒯綱指揮僉事王榮等凡二千餘人又罷遣禪師真人及西番法王國師之等一千

數百人

攷黑明史稿任傑等五百六十四人蒯綱等一千三百五十八人未及武職明史加入僉事王

榮等故据其總數云二千餘人也明史稿又云罷左善世等一百二十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九人證

之明史倭幸傳尙有僧道官

初傳奉之例既開文武僧

等今据倭幸繼曉傳書之

道濫恩澤者數千李孜省用事羣奸中外蟠結士大夫附者日益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爲中人所引擢尙寶少卿日與市井工技伍趨走闕廷兵部左給事中張善吉謫官因祕術干中官高英得召見因自陳乞復官士論以爲羞一時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尙寶者不可悉數至是上卽位用科道言斥革謫戍有差憲宗初卽位以道士孫道玉爲真人厥後西番法

王國師之等皆錫誥命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錦衣玉食幾千人取荒冢頂骨爲數珠髑髏爲法盃僧繼曉貴幸所引用緇衣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自二十一年星變之後稍稍斥罷而諸番僧如故至是詔禮官議汰奏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喇嘛諸僧七百八十九人中國人爲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請俱貶黜詔法王佛子遞降國師禪師都綱真人高士降正一演法餘悉落職爲僧道遣還本土竝追奪誥敕印章及儀仗

諸玉器等物 乙亥尊皇太后周氏爲太皇太后皇后
王氏爲皇太后上在東宮太皇太后親加撫育省視萬
方故上事祖母至孝時以爲兩世孝同一揆云 丙子
立妃張氏爲皇后 丁亥萬安罷安以首輔草登極詔
書禁言官風聞言事中外譁然安亦悔之至是詔廷臣
廣陳天下利弊御史壽州湯鼐詣閣安從容曰此非內
廷意吾輩維持君等耳鼐以告人謂安歸過于君無人
臣禮于是庶吉士台州鄒智御史廣德姜洪等交章列
安罪狀先是有歛人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安日
與講房中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庶吉士除御

史上一日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上令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懼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復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試必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宏璧編修安卒後皆相繼死遂絕 壬辰追謚母淑妃爲孝穆皇太后初孝穆之薨外廷藉藉指萬貴妃上卽位魚臺丞徐頊請上母妃尊謚遷葬竝追究薨故于是廷臣議逮

萬氏戚屬下錦衣衛鞠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無往來劉吉亦以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然上仁厚終恐傷先帝意卒不問 癸巳以吏部左侍郎徐溥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萬安之被劾也湯鼐實首發之鼐上疏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此旨耶抑太監意耶荅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曰臣所言皆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安既斥鼐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尙書李裕

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夤緣中官或依附
佞幸不早驅逐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爲言
官劾罷夤緣復入遂撫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
宜亟正典刑勿事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
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尙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
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疏入報聞 初
萬安等居政府鄒智時在諸生中惡之會上年舉鄉試
第一入都道出三原謁致仕尙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
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
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

民于塗炭耳恕奇其言笑置之是年成進士授庶吉士
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
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
人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
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
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怲怲若有所不敢反不
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
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
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
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

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提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旣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

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甯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譏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黜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

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豈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大業日新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矣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未幾上嗣位御史姜洪亦上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內閣萬安劉吉學士尹直侍郎黃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尙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尙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

章懋評事黃仲昭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
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見任尙書余子俊馬
文升巡撫彭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甯
內官懷恩竝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
幾萬言大指與智及湯鼎合上嘉納之卒爲所斥者憾
不置云時又有麻城進士李文祥上封事其畧曰祖宗
設內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
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讐視言官
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譏遠竄朝野寒
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者供

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
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
專徇已私不恤國典豪強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
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蕩然豪民
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
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
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尙
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
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
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

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卽屬名
流樂其危菑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其罔上營
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旣開改過之路必多遷
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
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
還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
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
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諂佞
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
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詣左順門以

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甯丞 萬安之既去也尹直亦尋罷而劉吉獨留爲首輔會是月星變鄒智復上書言今日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是時上新嗣位多更弊政智喜以爲其志且得行乃更上之十一月癸丑尹直罷時給事中宋琮御史許斌劾直自爲侍郎以至入閣黃絲攀附皆取中旨上于是薄其爲人令致仕去一時言官復交章劾吏部尙書李裕工部尙書劉敷皆因致省以進裕連疏辨遂與敷同乞休去乙卯以詹事劉健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尙書健自爲編修謝交游鍵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曾充東宮講讀受知于上遂有是命

成興劉健入閣憲章錄紀

聞皆系之宏治元年正月今据明史紀及七卿表

戊午復逮梁芳李致省等

下獄芳等既被謫太監蔣琮復發其罪大不當赦狀遂有是逮攷省不勝撈掠死芳廢死而王芝常恩等尋遇赦免是月召王恕爲吏部尙書調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恕致仕家居一時論萬安劉吉者輒首薦恕司禮監懷恩亦力言于上遂卽家起用之而文升亦以時望得內召

陝西馬文升任左都諸書亦系之明年正月今據明史年表

禮部左侍郎邱

濬進大學衍義補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采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于朝上覽稱善進濬尙書資金幣詔刊行其書既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

之報可 十二月壬午葬純皇帝于茂陵孝穆太后祔焉 是月免江西湖廣被災稅糧 始建奉慈殿祀孝穆也上既追謚遷葬又以不得祔廟下廷臣議禮臣周洪謨倪岳上言周禮有祀先妣之文謂姜嫄也魯頌之閟宮是已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廟者別立殿以祀之故宋之章獻章懿二后皆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奉慈殿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儀從之上追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言家在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

十數輩後事露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厥後禮臣
上言可仿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
桂林致祭以上慰聖母之靈遂封后父慶元伯母伯夫
人立唐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
云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上燕閒誦之輒
歎歔泣下明史遷葬及建奉慈殿事諸書多系之十月
追封下蓋同時事也憲章錄系之葬純皇帝
下今從之又冊文爲尹直撰直卽以上之嗣位也起
是月罷官其爲是年之冬又可證也
用正人言路大開時將建棕棚于萬歲山以備登眺有
太學生虎臣上疏切諫祭酒費閭懼禍及銀鐙繫臣堂
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

已毀矣閭大慚臣遂名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爲雲

南知縣卒于官

預興建隆棚事法傳錄明書皆以爲憲宗正月事明書所記尤詳据明史高瑤

傳以爲孝宗踐阼今從之系于是年之末

是歲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

明等作亂廣西參將歐磐偕按察使陶晉等分五道討

平之